# 篷窗續錄

# 蓬窗續錄總目

續錄以作者先後爲次序故各體間有參差不齊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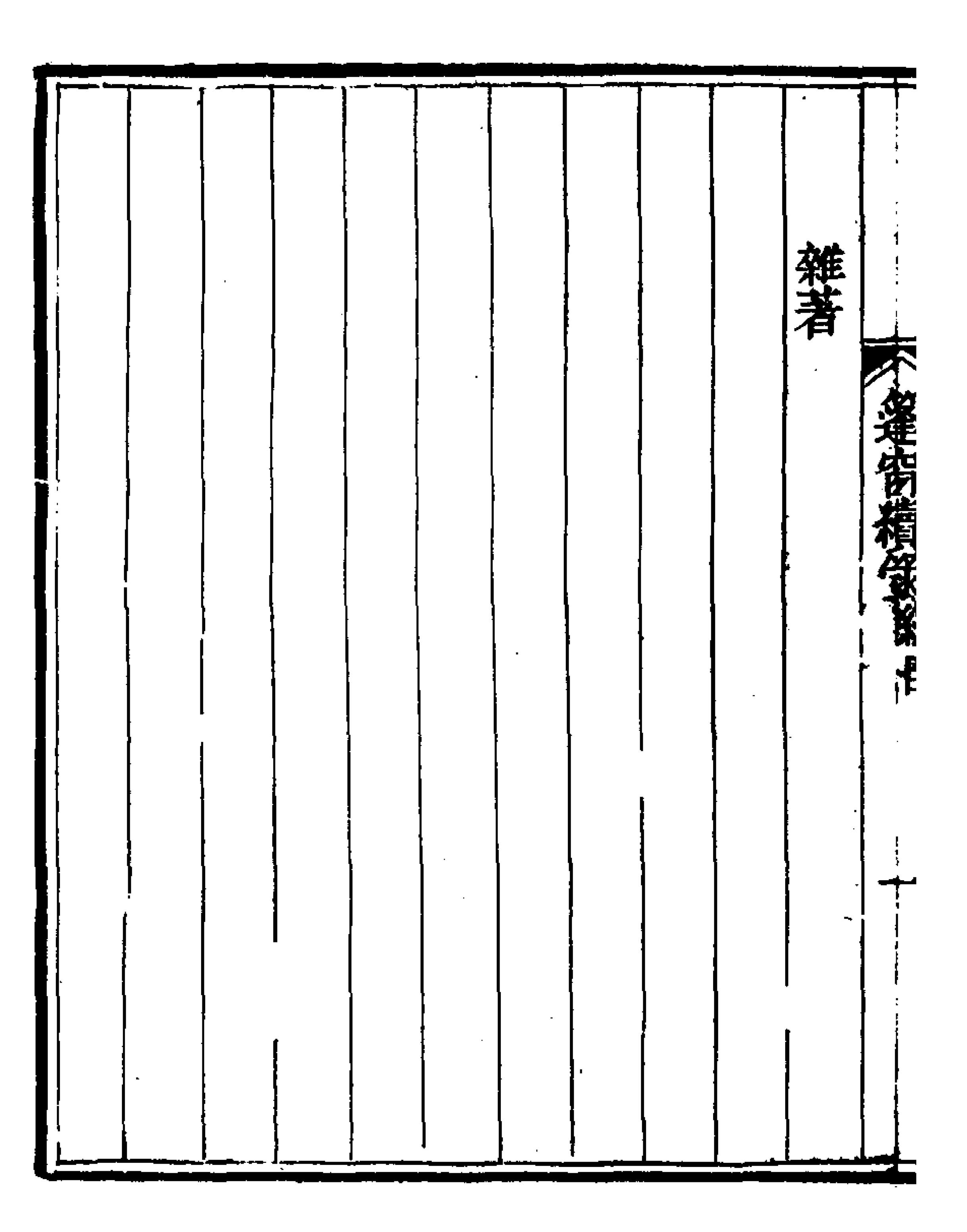
卷上

自孫奇逢至蘄榮藩



卷下

自紀昀至鄒鳴鶴



雜著

# 蓬窗續錄叙

往歲督運多暇輒取

國朝人文集翻閱摘其有關吏治學術知人論世者鈔存篋衍其習見膾炙人口者不錄議論創而意見偏者概從棄置嗣陳臬豫晉屢攝藩司朝昃不遑茲改簡刑清乃檢前刊所遺續付剞劂亦仕優則學之意云爾

咸豐九年六月沈兆澐自識於山西按察使署之冰鑑堂

讓產序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蓋君臣朋友[illegible][illegible]合無期聚會有時至父之生子妻之配夫亦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幼[illegible][illegible]遊戲以至駘背鶴髮共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此中之樂曷其有極乃人盡兄弟也而兄弟不皆樂而相怨相尤一體互為翦伐同氣爭相謬戾不止視同路人而且譬若敵國此何以故謂父母之一椽一瓦一絲一粒兄弟各有分為一認為分內之物便錙銖尺寸所必較故從古兄弟之間或為家而爭為國而爭為天下而爭皆各見其為分內耳誰能洞然破除此見置勞逸

多寡於不問者善乎義士胡公之讓產也謦先世所遺悉遺二弟弟不受堅弓之且曰弟有即吾有此天性最初之良友愛篤摯宛宛如其一體一氣斯人也既能以家讓又何難于讓國讓天下哉詩之咏兄弟曰既翕而尼山曰怡怡未有不讓而能成其怡怡也既翕也葢不讓則爭爭則憤怒相加而乖戾叢至其貽羞于兄弟甯忍言乎藎明之不忍忘其祖是能法祖以教其家而翕生兄弟之怡怡而既翕也型固素裕矣况一家讓一國興讓則是編也寔以干城名教豈直闡揚祖德哉余固樂有言以爲爲兄弟者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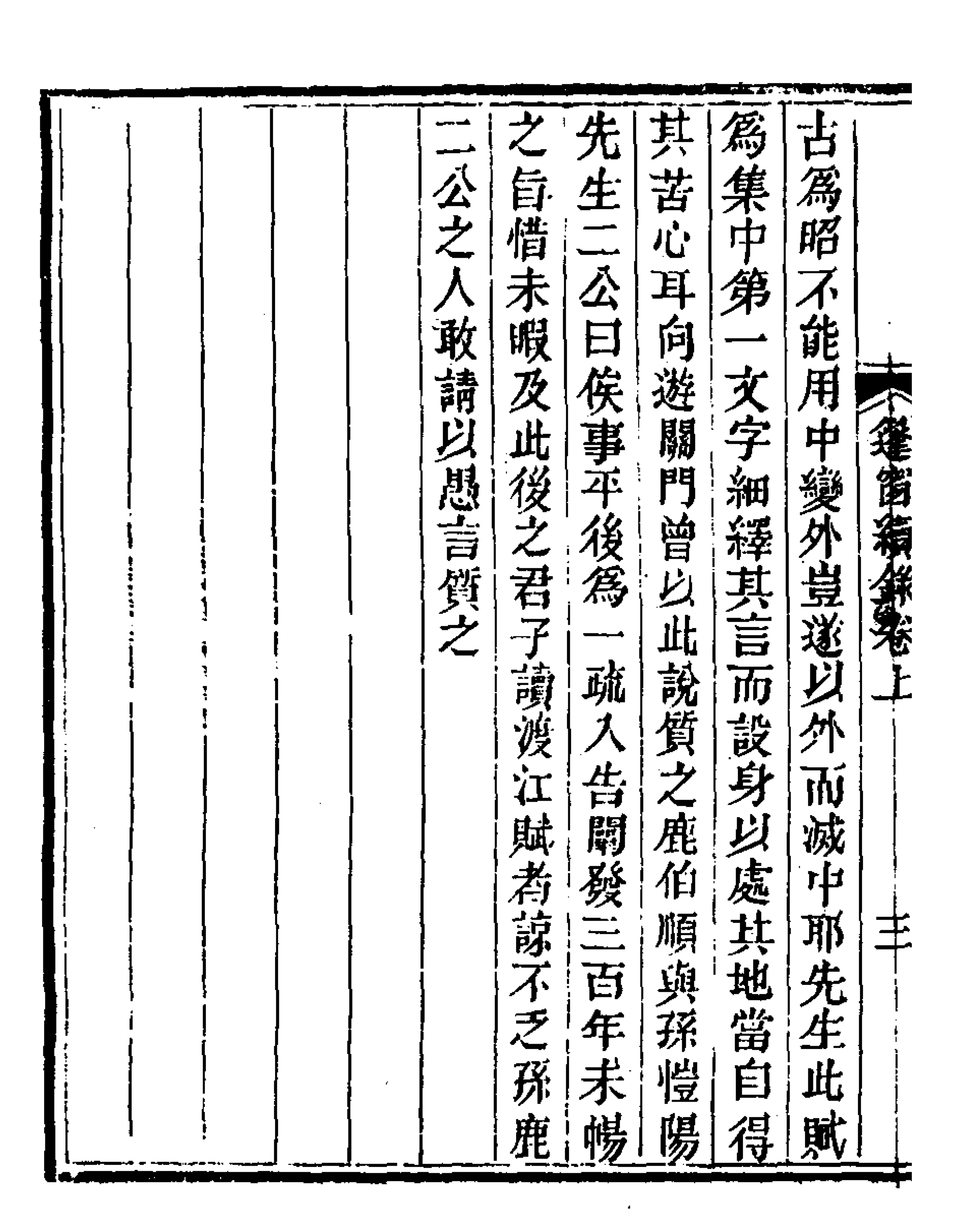
## 讀渡江賦辯

孫奇逢

先生此賦邱瓊山謂其爲幸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土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況此賦具在滿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劍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授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劍客四字并宋有爲急望得此入焉爲宋室吐氣正是王景畧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鬭業在征伐咆哮而貙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頹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

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此段極摸元勢之强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絶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嶂一人守隘萬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横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當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脚故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黄鉞之威拜陸

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問之乎辭氣激昂多少打動人心處苻融合淝之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托出矣見㫄裘而膽落夢㲲氈而魂飛尊周之意合盤托出矣於是怗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爲情眞令人垂首喪氣憤悶欲絕而幸之一字從何處看出疊山讀書破萬卷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亡一語誣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愼諸元世祖極嘆爲眞古所稱不召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中外君臣千




古爲昭不能用中變外豈遂以外而滅中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細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向遊關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孫愷陽先生二公曰俟事平後爲一疏入告闡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

# 霜紅龕集雜記

傅山

司馬温公出不張蓋伊川曰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此言眞有意味眞人品眞受用不可與務外之人道也有人稱吾鄉一先生曰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應聲曰若天下人盡識再成得人否余時在側心竊喜之歷年嘗舉以示人不意今日復得此語故書之以見千載高明所見畧同伊川此語想當早年不然何見之不廣也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眞名言哉眞吾師哉于此可知神仙即在人事中

梅子眞避王莽而去如此奇特丈夫何必輙飛天上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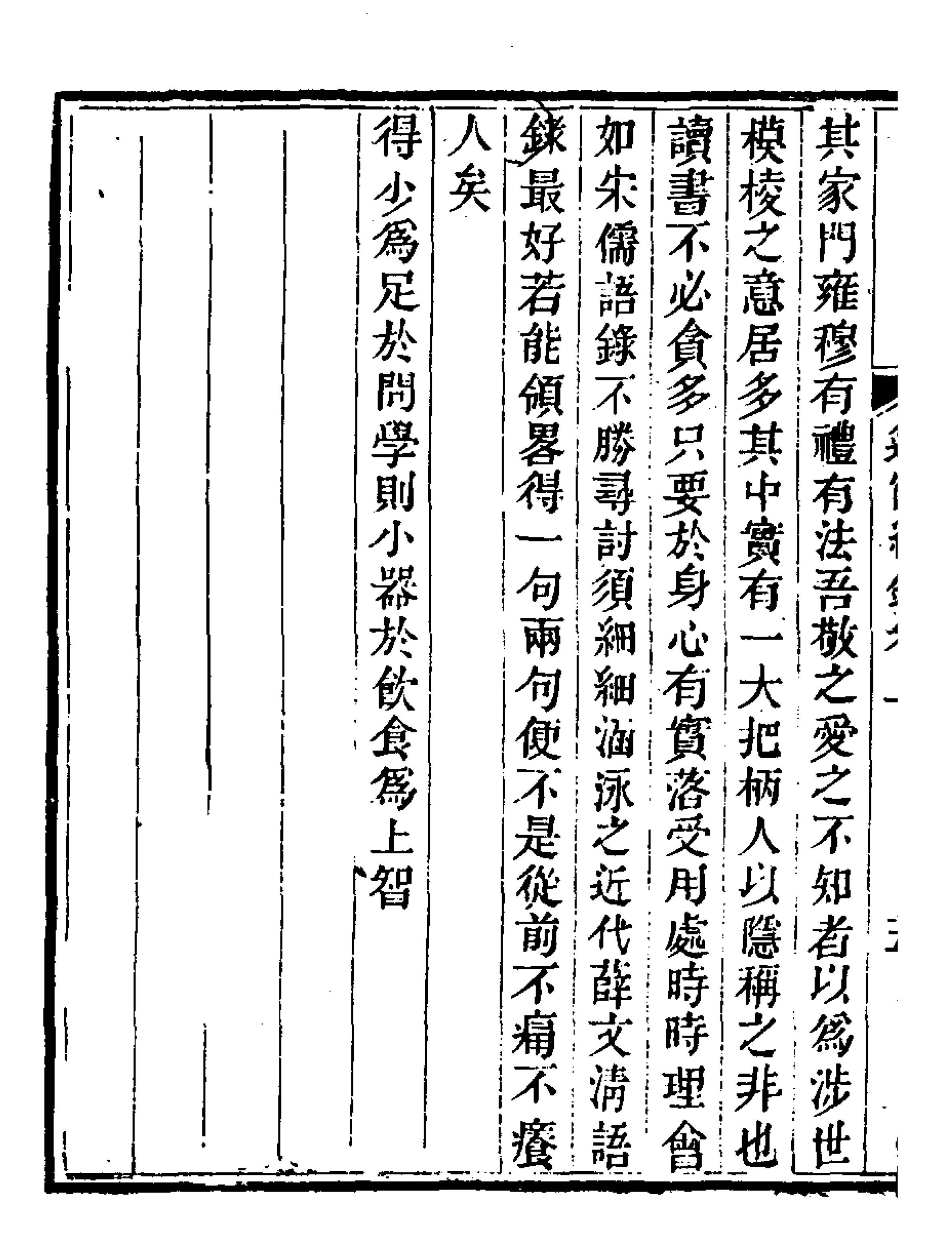
仙之郎吳市門賓十洲三島矣揚子雲與梅先生同時
豈不略聞見其風耶因念人之高卑脩穢相去之遼若
此
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處如道尋常語此等襟度正非
勉强而能但是君子自然爾也
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
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爲有讒
人反構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顧塞耳勿聽也
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
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
化得非天下大勇者不能張公藝百忍圖亦是此意

險莫險於談論危莫危於弄筆恥莫恥於妄作慙莫慙於無學寡言則遠坦燹硯則心安知恥不殆知慙長進慙恥交生不墮危險

山谷曰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裴晉公訓子曰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衆之相則天也

不知其於人有損無損而知於其身萬無益者不仁不義之口不知其於人有益無益而知於其身萬無損者過忠過厚之心

頃過共城見孫鍾元先生眞誠謙和令人諸意全消也



其家門雍穆有禮有法吾敬之愛之不知者以爲涉世模棱之意居多其中實有一大把柄人以隱稱之非也

讀書不必貪多只要於身心有實落受用處時時理會如宋儒語錄不勝尋討須細細涵泳之近代薛文清語錄最好若能領畧得一句兩句便不是從前不痛不癢人矣

得少爲足於問學則小器於飲食爲上智

與孫退谷先生書　　魏象樞

前者太極圖說承聞名論自當佩服但樞困知勉行中人以下者也素不能讀濂溪書竊謂此圖未出以前聖賢忠孝代不乏人四子五經何道不備看此圖者謂之溯流窮源可也於躬行實踐無與焉雖先生指屬詳明其如樞不可語上何至於象山著作從未入目必有所以致疑於無極者樞不敢疑無極之非第不如四子五經坐言起行爲下學之實地耳此曩之所以疑思問也詩禮要語眞是孔庭家法切於人倫日用之學弁言定須名筆乃足傳後樞未敢率妄爲之近日刁祁州問序勉應一跋不願付梓葢自知其短也儒言錄閣筆三月

因修建家塾犬子出就外傅也又築小亭爲老母看花所願湯藥有靈慈闈健飯勉輯前書以畢初志或三二冊陸續呈教或待全書成統上惟希明示附有請者高景逸先生擬在大儒之列讀其遺書一則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再則曰敬者絶無之盡也是明與孔子執事敬相左矣敬字乃聖學之心法反爲禪宗之羽翼不更甚於子瞻打破敬字乎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不容一私也豈曰不容一事乎即如祀祠墓則祠墓其事也奉菽水則菽水其事也若並其事而無之敬將焉附其於主一無適之義又何居乎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世儒且指爲禪而景逸先生學詣純粹方且垂訓後人

何出此言也先生明教之

與刁蒙吉先生書

魏象樞

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蠡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仰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已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書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脉不至中斷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君子慎言慎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葢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

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一事可乎粱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詆之曰禪粱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葢剝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

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針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爲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世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會一容心否乎世間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極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聽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譎戇直諷之度主豈盡

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
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畧賜
答以慰懸望

# 再答刁蒙吉先生書

魏象樞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旣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辯論也無已仍於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卒然者平日每搆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旣不行誰說來噫策勵至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濂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啟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

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槩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

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況先生所引李習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辯也茲於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闢羣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辯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闢壇宇自占地步爲聖經計乎爲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仿而行之

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表

魏象樞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使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雒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饔飧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

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愧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

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
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遶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評
賍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淸白吏無以
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
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獨助輸
者雲集甫就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
按籍俵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
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
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郞
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
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圡垣

將把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嶼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爲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剡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爲康節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

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别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愼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

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旣遂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 十三經注疏論

湯斌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邱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寖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

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概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璹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

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采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爲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疏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宋晉間人僞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

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訓詁是爲毛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節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葢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爲

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
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
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
衛鄭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
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
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
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
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
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
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
穀則以爲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

會於厥慭也左氏以爲厥慭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授乃刻與況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

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㳅則其徵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畧也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官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註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己復禮之功

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即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奥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宫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彦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

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為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甫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榦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為

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甫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尙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爲註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

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
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
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
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
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
名號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
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
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
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
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人多因之若文質三統
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

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奥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 經義考序

毛奇齡

經義考者諸儒說經之書目也古經定於六春秋以前惟有易詩書禮樂春秋六名見於經解而其時夫子傳易子夏序詩虞卿論春秋各有經說行乎其間即至燔書以後尙有古五子十八篇周官傳四篇列漢志中而嗣此諸儒之說經者遂紛紛焉自宋人倡爲論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而後之僞爲文中子者直伸其語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衰於是談經之徒各大掃儒說而經學不可問矣考漢武倡制科以經義爲對策之首而後漢說經之文皆稱經今貢舉家猶以經義名舉文可驗也獨是予之爲經必以經

解經而不自爲說苟說經而坐與經忤則雖合漢唐宋諸儒並爲其說而亍所不許是必以此經質彼經而兩無可解夫然後旁及儒說然且儒說之中漢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左漢而右宋也漢儒信經必以經爲義凡所立說惟恐其義之稍違乎經而宋人不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可信乎吾所信者義而已第先立一義而使諸經之爲說者悉以就義合則是不合即非是雖名爲經義而不以經爲義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顧命非周公所制禮者有疑春秋非夫子作者有疑春秋傳非左邱氏書者有疑孝經爲六代後增改非七十子所舊傳者而至於士禮則廢之周官經則明

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諸篇則直祛之詘之然且有誤讀隋書經籍志而謂尙書爲僞書誤讀劉歆讓博士書而謂今所傳國風爲僞詩者是無經也無經焉得有義予大聲疾呼以救經並救經義而不諒者遂謂予遵漢而惡宋豈不甚冤然宋儒不說經不知書之有經也經說不備則并不知說之以經爲義不以經爲義也朱子竹垞知其然先定其爲經從前人所增七經十經十三經外而更廣一大戴禮曰此皆經也定其爲經而凡以經爲義不以經爲義者而旣已有說則并從而共臚之曰此亦義也有說而義明有非其義者而其義倍明予方慮世之埽儒說者駕言窮經而故蔑其義以圖自便

而又何暇乎左右而取舍之於是竭搜討之力出家所藏書八萬餘卷輯其儒說之可據者署其經名而分繫其下有存佚而無是非使窮經之士一覽而知所考焉洋洋乎大觀哉嘗按周禮春官以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而志其書名此列代史志所自昉也乃漢武藏書名之曰策而成帝求書天下命總其羣籍而合爲縱畧其在經義則所云六藝畧者是至後漢以四部立名而以經部爲甲部歷魏晉六朝或稱新簿或稱舊簿而要之皆部記之名此迨宋三館所以直稱爲書目而無有他也然而在官輯者如劉歆奏經畧班固著經部王儉撰經典志唐儒鄭覃輩之修經書四庫而自爲義者則如

謝康樂之編經曰阮孝緒之分經典錄各有機軸竹垞
會館　內廷爲
天子典秘書會其時方用兵滇黔再鬭固未暇檢校而
籤帙之也其後下徵書之　詔敕天下經義之在學官
外者皆得盡入祕府而說經之書於斯爲盛然而未經
甲乙也今竹垞於歸田之餘乃始據疇昔所見聞合古
今部記而著爲斯編曰經義考此眞所謂古文舊書外
內相應者乃其所分部則　敕撰一卷尊王也十四經
爲經義者共二百六十三卷廣經學也逸經三卷惟恐
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毖緯五卷緯雖闕
說經者也夫緯尙不廢而何況於經擬經十二卷此則

不惟自爲義并自爲經者然而見似可瞿也其與經合耶是象人而用之也否則罔也又有師承三卷則錄其經義之各有自者膚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版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此皆與經學有維繫者然而非博極羣籍不能有此家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卷共三百五卷書成示予予因嗟乎少研經學老未能就不及見諸書而年已七十九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荀子有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闚聖人之言將不知學問之大今經學大著聖人之言畢見於斯世而生其後者復從此而有所考鑒則既寶其書焉 盛朝慶而又喜天下後世之郅

有經并知有義也因卒讀而謹爲之序

辛復元四書說序

范鄗鼎

聖賢人也聖賢書聖賢話也吾人亦人吾人亦說話其不同於聖賢者何或曰吾人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間爲人只說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等語聖賢人爲開天闢地之人話爲出經入史之話此其所以不同乎不知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亦只完得日用起居飲食男女之分量而止但吾人於此或過或不及聖賢於此做得工夫到處得情理恰當耳人不於此處尋聖賢而於書本上尋聖賢無怪乎視聖賢爲高遠深微而難及書爲奥異苦難而莫入予謂聖賢書不惟不奥異且極明顯不惟不苦難且極快活卽如大學講誠意竟帶

着好色二字講平天下竟帶着生財二字此在迂道學不敢挂口者聖賢明言不諱可見聖賢原在日用起居飲食男女間未嘗如異端遠離以鳴高也知此可以觀先生之說書矣先生不以書說書而以我說書不以我說書而以聖賢之我 說聖賢之書故能使開天闢地之人出經入史之話皆作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觀讀先生說者謂爲四書主意可爲三晉語錄亦可爲八股題旨可爲四民小說亦可謹重訂以傳使人知先生說書有如此若先生爲人詳寺侍側紀畧中不贅

# 讀書録序

范鄗鼎

古今之最公而不容私者莫如書最樂而不容已者莫如讀書人人可讀人人能讀人人未必善讀顯而帥其佔畢采其芹藻謂之讀書人固已微而瞽師矇瞍百工庶人與夫耄耋老羸幼子童孫皆可謂之讀書者請以諺語徵之諺語相公學生讀書者之總名也人臣入內閣位元老稱之曰相公凡民具衣冠習禮儀亦僭稱之曰相公秀才食廩餼薦賢書稱之曰學生孺子入社塾識之無亦僭稱之曰學生余故曰人人可讀人人能讀書契而後讀者不一有五日而輙記漢書者有旬日而遍閱三史者有過目誦千言以萬言試之亦無不熟者

有盡老不差一字亂抽他卷試之竟無少差者他如爛掌黑舌鑿坑陷岸覆鷄漂麥穿壁引光之類指不勝屈然不能免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余故曰人人未必善讀

陳剩夫銀匠孺子也周廷芳蘭州卑卒也王汝止泰州鹽丁也而俱爲理學名儒泰和楊茂一聾啞耳受學於陽明先生先生贊其快活自在上黨張提一梓匠耳受學於涇野先生先生喜其山村過化朱恕一樵夫漢貞一陶人耳聞格物勉仁諸說便似尋着孔顏樂處一號樂齋一號樂吾迄今讀耿天臺先生傳可考而知也此不名讀書而善讀書者也將書讀到專靜處足下雨磚可穿將書讀到收斂身心處小樓二年可不下將書見

到眞工夫行到無間處乃曰第一怕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將書讀到靜坐善養處乃曰詩文輩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將書讀到爲己處乃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葢欲補小學收放心一叚工夫而且不以貴賤而不讀也初報進士第一人是日猶袖米講學於蕭寺中不以貧富而不讀也旣賜進士第一人窮年猶貸飯卒老於金牛山此名爲讀書而善讀書者也宜乎薛夫子取畢世精神命脉所注之錄而總名之以讀書也甚矣讀書之難也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今之眞儒或曰定當從祀或曰可祀孔廟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或曰我朝眞儒惟瑄一人到此地位始完讀書分量

甚矣讀書之易也雖爲眞儒爲理學爲從祀孔廟究竟不過完讀書分量而止或疑夫子會試錄之序曰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卽如玆錄所載千萬言大抵不離復性者近是不曰復性錄而曰讀書錄者何從古無生成聖賢好古敏求不厭不倦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且如此讀書卽所以復性也知讀書卽所以復性也知讀書之爲復性讀書者可與讀書矣不讀書者可與讀書矣

擬積貯疏　　田從典

爲各省之積貯最重州縣之虧空時聞謹直陳利弊以收實效事臣聞立法易行法難行法易守法難凡事類然而積貯爲甚夫積貯爲賑民而設貯不多則病在法病在法猶可言也貯多而虧空則病在人病在人則其弊有不可言者矣將擇人而任而人不勝擇將嚴以防之而防之愈嚴人之干法愈衆然則果無計以處此乎非無計也其所以擇之而防之與所以變通之者在得其道而已矣我
國家常平義倉之設遍天下
皇上特飭所在有司加謹收貯陳陳相因有備無患則

聖人有道而造化無權矣然而虧空時鬧不可不急思
所以處之也臣思州縣之虧空有不可原者有可原者
不可原者上官之勒索在其前加派之不敢則動正項
以用之矣庫銀之不足則那積穀以佐之矣始也猶出
於不得已既而借出陳爲貿易則敢於侵蝕者有之始
也猶出於已之不得已既而滋口實於胥吏則又聽其
共相侵蝕者有之若夫可原者則有二焉地之高燥者
頓貯猶易若下濕之地數歲不易粟且腐爛不可食矣
易銀則有叅處聽其浥爛則有叅處而究其易銀浥爛
之所由來孰非出於無可奈何者乎亦有貸借給而負
在民者或一方小有水旱尚未成災爲司牧者報之不

可而菜色已見聽之又不可權爲發借時或有之而散之易收之難收於成熟猶易而收於再歉更難於是責以不請輒發之罪彼亦奚辭而要其心良亦苦矣斯二者皆有可原者也臣謂不可原者先上官而及屬吏先大吏而及小吏

國典煌煌法行不宥嚴以申飭而已而可原者似宜稍爲體察而寛恕之夫設官以爲民也今者無病於民與有益於民而均不免於得過則人材固爲可惜而人人救過之不暇將益相率而巧爲侵冒以自聽叅處則可慮者又不在人材而在

國計

皇上洞鑒其并令九卿督撫內外會議准以存七借三
又寬賠補之年限法制盡善斯亦何容復爲置喙則惟
令督撫於實心爲民之官加之意而已語曰有治人無
治法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又曰觀過知仁是則廉亦有
道也過亦可使也吏而苟廉民以之爲感國以之爲寶
卽不幸而以積貯被議亦當揆厥所由分別處之而不
盡在限年賠補之例如是則人思自奮不特奉法而且
有善處之法矣平糶不可行乎穀則賤斂之而貴散之
而不虞其中飽也社倉不可行乎人則民舉之而官委
之而可行所無事也且佐貳不可分任其事乎耳目多
而稽察易則又未見令長賢而其下有不仰承其意者

也所謂擇之而防之而變通之得其道者庶有在於此乎

雜說

田從典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陰極陽生之卦也陰氣正盛幾於無陽而一陽忽生莫可止遏故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夫天心無改孰能改乎其在於人則不遠之復也故稱之曰元吉元吉者大善而吉吉之至者也書之言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之與聖相去不啻天淵而克念可以作之此卽不遠之復也其曰元吉者卽作聖之謂也此不遠之復卽大學之所謂慎獨中庸之所謂致曲也夫慎獨之功人鮮不忽之者而先賢分爲善惡關此爲人鬼關葢言出乎此卽入乎彼也不入乎彼卽終不出乎此矣其亦甚可畏也哉故教

人愼之中庸之言致曲也亦然曲對直而言致其曲由其病之稍愈處致之也夫病之稍愈視大愈也尙遠甚然此而不致則其復於大病也易易耳此而致之其復於無病也亦易易耳在已之誠著明在人之動變化皆次第而致之矣豈不要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言其不多也謂心也存幾希之心卽大學之愼獨中庸之致曲書之克念作聖大易之中行獨復人盡而可以見天地之心者也然此皆就其用功處言之若論其道之源則乾彖辭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言以備之矣

傳註之學惟漢鄭氏號爲最富如論語一書有古論語

齊論語之殊而合齊古而註之者則鄭康成也禮記亦號鄭註周禮儀禮亦號鄭註孝經亦有鄭註毛詩亦鄭之所箋夫鄭於他經皆言註獨詩言箋者何葢以毛義備矣而箋者表也識也表明毛義而記識其事所以見尊毛之義也此又註與箋之別也尙書在漢有古文今文之異而其時孔氏之傳有功周易在漢有西都東都之傳而其後王弼之註名家若夫註孟子者趙岐也註公羊者號何休學也穀梁則范甯集解而左傳則杜預之所癖也爾雅一書尤聖學之津梁郭璞用心者凡二十年深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名故學者至今祖之其後孔穎達賈公彥楊士勛孫奭邢昺之徒則又就傳

註之下各爲之疏焉夫諸經尚矣然非漢魏諸儒之傳註則經亦無所於考傳註尚矣然非唐宋諸儒之疏則傳註亦無所於明特其中不無穿鑿附會者焉故窮經而經亡終不免於記誦辭章之學而宋之程朱出而經學始大明於天下以程朱爲宗以諸儒備參考可也

答左馮　　　田從典

幼童課其書字原是餘事調其性情原是根本事調其性情者變化氣質之謂也但氣質非一朝一夕所能變化沒奈何只得且以書字爲急而變化氣質卻另有道理在夫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習氣爲最口語教誨次之俗人家子弟不與俗期而近俗詩禮家子弟不與雅期而近雅豈性果異哉積習使然也人之家道若正內外上下所言所行不離乎正幼童耳聞在是目見在是其性之所習不知不覺亦在是所謂不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六七觀於孟母三遷可以類推

其次在父母善教葢幼童親近師長時少親近父母時

多父母若能因事之可教而卽教之或因時之可教而卽教之最爲易入此迎機之導所謂有言之教也於教之道十居三四以上二者教之要道也至於書字似與性情繄然無蓋然幼童知識漸開或讀書寫字時不無講解於道理亦必稍稍漸明平日間不言之教與有言之教潛移而默化之者多多矣知識一開道理一明氣質豈有不變化之理天姿英異者氣質之累或多變化較速天姿樸鈍者氣質之累或少變化較遲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字中有無數玉成工夫賢父兄之責也非盡師長之責也

古者父不教子非不教也彼其言動無非教者特恐子

弟或不率有必當用嚴處慮其傷恩故易子而教之若夫家庭平日間不言之教有言之教何時何地而不然乎獨立趨庭非其事耶

大凡人之在幼童也某事某事曾受其益某事某事不曾受其益或名益而非益或無益而反益當其事則不能言或不敢言及其長也無不歷歷在心目間也令但以我幼時之心度兒之心以我幼時之事度兒之事輕重緩急之間雖不中不遠矣此亦近取諸身之一法也

# 砭愚說

田從典

昔横渠先生作砭愚程子慮起爭端遂令易名今爲砭愚說以贈先生其意何居葢自名或以起爭而以某贈先生所以息爭非以息他人之爭所以息某與先生朝夕共事之爭抑或雖爭而人不之覺則受教多矣何言之某與先生同官治事樞密之地案牘如山情僞不可究詰有時往復辨難人或疑以爲爭某解之曰是和也非爭也夫四氣順而後大化成專於一氣非和也五味調而後和羹平偏於一味非和也况羣議所集不直則道不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意識所拘長短互較似乎爭矣而取其大同甯嫌小異取其終同甯嫌始異

如風之觸物而鳴過而不留則鳴於何有如水之激石而聲順乎其道則聲亦不聞雖然有道焉有氣焉誾誾侃侃各中其節道也徑情而直行之雖自信其中之無他氣而已矣蹈道則未也此非變化其氣質不能非曰與賢公卿居亦無由以自進也一日與先生論事相辨甚久既而先生曰予性躁詞多直古之愚人也吾將以古愚名吾齋焉夫古之愚直疾也先生邪之司直豈特古之愚直而已顧辭直而居愚某將何以自處乎然則某滋愧矣某於直誠不知其何如而其爲愚亦已甚矣某嘗以古之遺直自勵初不自知其愚乃今於先生知之則先生之風眞足砭我之愚也哉司馬溫公居政府

時蘇子贍論事爭持不決公正色待之子瞻益不屈公改容而謝某什伯不逮子瞻而先生乃以司馬公之量優容之此愚直者之大幸也繼自今或時時採其所長恕其所短勉其學之不及化其質之所偏使愚不終愚因得附先生之直以傳於世是又在先生之終始相砭也因念横渠東銘有箴過意但昔之所箴謂其遂過而成愚今則因愚而致過過不同而愚同故取其意爲砭愚說以贈

# 泊谷張公墓表

田從典

浙江開府泊谷張公以康熙丙戌歲卒於官葬有日矣孤汝欽持狀來予表其墓石予維公之立言見於封事立功存於治所垂之青史自足不朽又焉用表爲雖然表者表其微也人固有功名震天壤而上下之交不終事後之思不永或者其微亦有可議者與公歷中外具不愧前人淸愼勤三言而要有其微焉者是烏得不爲表而出之按狀公初仕雲南太和縣下車誓神盡除夙弊各當事聞之嘆爲滇令第一人去滇時詩有黠倉石好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之句擢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鹺政長安貴要有託撫軍屬以事者撫軍以公性

嚴難干以私謝絕之旋授提督江南學政益自刻勵先是江南學使者惟遂甯張運青先生號爲公明與公稱二張焉於是聲聞達於
宸聰屢加顯秩深以大臣風格器異之未幾
簡授浙江巡撫三年之內抑奔競糾貪墨飭綱紀題留標兵撲滅嘯聚文武諸大政釐然備舉而其要尤在以已之法與人之廉以故秋毫無所取獨役水夫二名猶謂經前官革除自以不及前賢爲愧其清有如是者公凡事詳細而於讞獄尤加慎重方在西臺時有昌平州旗婦王氏及竇黃彪李三兩案獄皆成矣公俱以中有疑情覆審數四不憚煩卒一一得實定獄誣枉得釋同

讞者嘆服之衡文三吳閱卷凡三十餘萬無不過目者監臨浙闈尤惜人材纖細事必躬自督率旣以積勞遘疾没之前數日猶扶病錄囚僚屬見其憊甚僉謂宜靜攝弗聽其愼與勤有如是者或曰淸易而愼勤難曠達之士薄政事爲俗吏公惟涖政不倦故益以濟其淸或曰愼勤易而淸難庸謹之儒每貽經術之羞公惟不媿經術故益以成其愼與勤嗟乎是皆見公於外而未能窺於其微者也未能窺其微雖有素絲之節匪懈之忱其與勉强期月之間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何以異乎蓋公所勵者淸也愼也勤也而所以出之者誠也中庸之所謂一所謂豫皆是物也誠故生明明則表裡洞達而

無矯激之偏誠故生勇勇則始終堅强而無遷徙之意誠故能獲上獲上則信友而不見疑誠故能入人入人則論公而不可泯閻公自叙年譜

上賜額有推誠遇人四字是其精白乃心以上孚一德者洵非一朝夕之故矣及没後舊所歷任之處相去各千萬里紛紛請祀名宦不約而同斯豈可强而致耶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眞西山推論武侯事業之本先之以誠而范忠宣生平所學自謂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忠恕所以誠也歷觀前代名臣其分别處類在此知斯者可與論公矣公諱泰交字公孚洎谷其號也山西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其官階世系及居

家之孝友遇事之才略建言之丰采俱詳載誌中予於
公爲心交竊謂能窺公於微故特表其性行如此

吏議

盧錫晉

夫官至有司亦卑矣然位尊者與民不親其朝夕撫摩吾民如家人父子近處於一室者反不若州縣吏是故聖王重吏吏得其職則民安不得其職則民不安自督撫而下絲聯繩貫遞相覺察遇吏有貪酷不法者既已特疏參處而又以八法懲戒於大計之年宜皆奉職惟謹矣乃惠愛之及於下者何少也此無他責之太煩役之太賤處之太褻澄之太淸凡吏職之所欲盡而不得者皆坐此四者之故古者任人擇其能量其才而後使之善理刑者不聞其兼明農善禮樂者不聞其兼治兵益皋益夔稷皆大聖人也猶且終身一官而不遷況如

今日之士哉士出宰一邑則百務萃之彼誠竭力於錢穀刑名教養撫字亦可謂能矣若夫盜賊刼截或來自數百里之外而適發於其地吏不能必其無也不幸而一有之雖其治至於夜不閉戸道不拾遺亦無救於參罰降革無乃取之者恕而用之者刻耶愚謂宜專其事於防汎之武弁則彼不得有所推諉而疏於遊巡以虛糜縣官之金錢其有警而有司不逼報上官者罪之如此則吏不敢遷就隱匿以顧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盡力擒獲以求無過彼盜賊聞之亦將不犯其所難今以此分其罪於吏而防守者反得以有名無實之兵爲影射之弊博奕飲酒以坐待文吏之捕緝爲吏者方役役

于風影之不可知伺何暇于問民之疾苦郎云盤根錯節以别利器然人之才力豈能盡如虞詡故曰責之太煩以分其心者此也曩時郵驛之政嘗以驛丞領之彼畢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又出身于三考凡州牧之事往來接送之勞攘固非其所難也今惟大鎮荒堡僅存其官其餘皆歸併于州縣僻邑猶可支持若一當衝繁孔道則皇華往返日無甯晷而索詐怒詈使人忿恨於心而無可奈何雖公令有直申兵部之例然誰敢冒險獲罪于貴臣上官哉士惟有氣節而後可用賞之而知所勸罰之而知所懲者氣爲之也以驛務程其優劣既已困頓而揉糜之而又貽以賠累應付之苦欲其不抑刻

芻牧而橫斂于民以救其急其勢固有所不能也故曰
役之太賤以沮其氣者此也國家欲程士以淸謹之節
必先養其羞惡之良士方爲諸生時上所以養之甚有
禮也士之賢者莫不高自期許不屑爲一切卑汚之行
及至出身作吏則人莫不戒曰官不同於士也士如處
女官如新婦然愚以爲新婦之敬其舊姑是理所當然
也彼舊姑豈欲以不堪者喪其恥哉夫設大官以轄其
屬不過欲察賢否公薦劾使不敢肆然於民上而已矣
豈嘗令彼奴視之爲吏者始猶怒於心久則相與安之
又久則相與賂之夫如是而向之恥心旣已喪失無餘
於是並其所不屑爲者或不幸而爲之尚欲求其廉不

可得也且奴顏婢膝之人何以居民上哉此所謂處之太褻以變其守者也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曰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宋內外官吏皆給職田凡此者以爲吾先使之俛仰無憂然後責以爲善而罰其不善故人之從之也易今朝廷之於吏非無俸也其於各役非無工銀也計一縣所費歲不下五六百兩不可謂不厚然相傳爲大吏者因其庫有缺額故累年檄令捐補有自除授至陞黜未得蒙升斗者朝廷豈意其如此哉夫吏即賢亦豈能不謀其生或賢者猶能不至於大貪耳然百不得其一二也且

非但無祿而已其陋弊相沿至較其所治之大小分定數目以獻於一歲之節辰者互謂之規禮大數之外以小數與其親幸之僕曰門包小數之外又與其傳稟之役曰茶儀自太守以上皆取州縣以轉相餽送至於州縣之官復有何項可取若是而尚能毫髮不累其民愚以爲非陶朱猗頓之富其勢不能也今吏取於民上司雖知而不能禁者一役取於民吏雖知而不能禁者百其一者條銀之火耗是也若夫役之取於民以百計者約略之詞也其實不可測算彼其人大抵多無賴之徒役之而不養之則必至以法爲弊藪不養之而又欲嚴治之則有逃焉已耳夫吏畏其盡逃是以至於不能禁

然則民安得不窮此所謂澄之太濤以甚其貪者也今夫富人之養嬰兒也既已託於乳媪則必潔其衣豐其食使專志提攜保抱又寵異之不與僕妾等而後可望其愛吾之所託若命以井臼烹宰而賤惡凍餒之乃欲其愛嬰兒若母子之相依此大惑也是故天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吏

# 微子歸周辨

王珝

孔子謂殷有三仁曾論首著其人曰微子去之去殷耳非歸周也使其歸周則微子之仁豈得謂爲殷有哉微子之去詳於書書之言曰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詔之去殷耳亦未嘗言歸周也世乃謂微子抱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是微子不但無懷於商而商之亡竟自微子速之豈不甚矣哉商道嚴肅駿厲故商人之心信而好義迄今讀多士多方皆惕惕乎慮商人不服而謀所以安撫之若甚難者亦可見商先王之德澤在人而人心之不忘商如此乎深且至也微子爲帝乙之子乃不念二十八世之宗社漠然棄之先天下臣

民而附於周仁者固如此乎彼器之定於成湯而藏諸太廟六七賢聖君世守之以至於紂六百年矣一旦抱之奔周何少無故國之思也後世安祿山移唐祚奏樂凝碧池樂工雷海清悲憤擲器於地微子之賢豈遂不若一海清甘以殷先王重器惟周封爵是求乎夫武王克商大封帝王之後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薊堯後祝舜後陳禹後杞微子以勝國之裔何獨應不獲一胙土是周自封微子並非微子之有求於周也且微子之封在成王二年先是三仁中箕子則釋其囚比干則封其墓顧無一事及微子可知微子自遜於荒武王欲加之恩而弗可得也迨武庚以殷叛乃求微子而封之

則微子之入周固自此始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夫微子既就封周人猶賓之而不敢臣況當周之未與殷之未亡而遽奔周何以爲微子左傳逢伯之對楚子言武王入商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親釋縛受璧而祓之夫既謂歸周矣何又見固皆知其說之誣也

# 有子避席辨

王　晦

史記稱孔子没有若貌類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及窮以宿畢不雨商瞿生子之事有若絀於辨乃撤其坐異哉所言必好事者爲之不可以信彼弟子之欲事有若也豈不以爲賢乎果賢也必不自忘所造妄尸乎聖人之坐若果妄尸聖人之坐而居之弗疑開口論說儼然爲諸賢解惑授業自尊大於七十子之上則其不自量而心昧於聖人之道不賢亦甚矣又何待後之窮於所問而始信其不足事哉且所問之二事固未足以定師道矣聖人無不知知此二事固宜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在此今弟子既師事有若則當求詳於聖人之道

之所以至問仁問知問政禮樂不當專以此虛無幽幻之事占求察往者償請而嘗試之也今有若誠知乎此豈遂足爲孔子當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之科不乏知聖之深者豈尚不知有若之不足爲孔子至此而後知之有若豈尚不知己之非孔子至此而後知其不足乎吾知諸賢固不輕以是推有若有若之賢亦斷斷不肯然也昔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曾子大賢也曾子旣不可則子夏子游子張當亦隨知其不可故其事遂不復行謂行之者好事者之妄耳不然今日立之師明日撤之坐吾見一堂之上斷斷然幾何不以師道爲戲乎

或曰弟子思孔子而不得見故師其貌之類孔子者道之淺深德之至與不至無論也余曰如是則有若撤坐之後貌豈遂不類孔子

## 貧解

王敔

夫人樂莫樂於爲天所厚憂莫憂於爲天所薄富貴貧賤極人生厚薄不同之致而天非有厚薄於人也天之於富貴貧賤無心也人物未判無有誰何適然而物則物之適然而人則人之適然而富貴貧賤則富貴貧賤之而已陶人凝泥爲器何嘗厚薄於泥適爲罇則罇貴適爲甓則甓賤其始固貴之未始不可賤而賤之未始不可貴也天之於富貴貧賤亦若是焉耳豈其有心厚薄之哉迨富貴貧賤之局既定而厚薄遂不能一也由厚遞推之以至於至薄由薄逆推之以至於至厚其數殆不可以億計維天亦不能自掩其不同之數而使天

下之人謂吾一無所厚薄於此也不得已以憂樂平之俾富貴者患難未嘗不懼疾病未嘗不痛死亡未嘗不哀其憂一無減於貧賤而貧賤者之所以爲樂亦遂一一無減於富貴夫人之貪富貴而厭貧賤不過以可樂可憂之在是耳誠憂樂之情無異則雖富貴之而非遂厚之貧賤之而非遂薄之也然以富貴貧賤異其境而以憂樂同其情則有餘者終在富貴不足者終在貧賤富貴貧賤適足以變天下之憂樂而憂樂之情又無以自平於是仍平之以憂樂使富貴之樂不可以或過貧賤之樂不可以不及富貴者惴惴焉有或失富貴之慮而貧賤者絕無有不得貧賤之憂如是則雖以憂樂平

天下之富貴貧賤而樂常客於富貴而憂常寬於貧賤天固曰惟如是始足以平天下之憂樂而富貴之而果非厚之貧賤之而果非薄之也然則天之厚薄於人誠不可以尋常測也厚心為上而身厚非厚薄心為大而身薄非薄人惟體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無自失其情則富貴而樂貧賤而樂雖當憂而亦無害其為樂不然則無往而不得其憂也富貴者之淫於樂君子直以為憂何論貧賤蓋樂生於情而情主於理理得而情適無關富貴貧賤也故君子之樂在富貴貧賤之外然吾以樂歸貧賤為厭貧賤者言之也夫人厭貧之心更甚於厭賤故又專名之為貧解

# 福善論

王　侮

人之品有三而天誘人爲善戒人爲不善之權伸於一而窮於兩善者曰天但能禍福我豈能善惡我不善者又曰天旣不能善惡我豈能禍福我此天之權所以兩窮也惟中人之冀福而爲善避禍而不敢爲不善天遂得以此鼓舞天下之人而使天下之人皇皇焉冀善之福而避不善之禍故其權獨伸於一然天下之中人最衆則天之權其得行於天下之人者亦最衆今必奪天之權而爲之言曰爲善必不福爾將善者倦且曰必不福爾而禍爾固未嘗不懼也嗟乎天之鼓舞天下者獨有禍福而禍福之權獨得行於中人使中人皆以作善

爲懼則天之權一無所伸天之權一無所伸而善類幾何不絕也吾以爲禍福之理原並行於天地或以聽善不善之自値則有矣而其實善之得福固終多於不善也特以古今求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千萬人之不善而得禍者數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數人爲多數人之善而得禍者一二人天下不計其數人而但以一二人爲少伯夷叔齊古之善人也積行而餓死世謂天之不福善人矣然夷齊死近三千年其死亡於兵燹饑荒之餘者不可指數而至今不聞復有夷齊則知不可指數者之不得其死非必以善也知不得其死者非必以善則爲善者之非必不得其死也蓋善而得福乃理

之常天者理而已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解之者曰易平地也險則危而平則安吾未見遊康莊之險而蹈水火者之必無恙也何必天之有心記檢之哉天但概無記檢則爲善者已可不懼況作善降祥天固未嘗不一注心乎豈惟無懼又將恃焉大凡人之堅於有爲者莫不有所恃雖小人之爲不善亦有所恃也假令早奪其不善之恃而深知爲善之必福則小人亦未必不勉強於善以爲倖福之具況君子乎吾故以禍福之權歸天誠欲使爲善者之有所恃也然則爲天者豈徒較量於一言一行之善朝爲而夕報之此類令人小丈夫之所以報施天何其淺君子斷不以此責報於天而使天

下之人謂天之權有所不勝也

# 蕭何韓信論

王 琈

漢高帝戰爭之臣韓信爲第一帝非信漢室之天下未可知也功成而身死論者咸恨呂后之慘而惜漢之不能保有功臣爲不義然吾以爲信之死非呂后殺之而高帝殺之亦非高帝殺之而蕭何殺之也何非殺信以何當救信也其當救信奈何以信非反也信反何不救則信死於法信非反而何不救則信死於何何固心知信之非果反也使信果欲反當齊軍之見奪信可以反而不反及雲夢之遊信又可以反而又不反迨降爲淮陰而勢固已甓矣安有陳豨方受君之恩邂逅相過遽以反情相告告之而又不赴約徒觀望遲回以自貽戚

耶大信素知兵處危疑之際慮患又深知兵必明於乘機慮患深必不輕洩以敗事此舍人之告變當何與后所文致事之不必有者也或謂信雖未反慮其終當反夫慮其終反不過削其職幽之耳何至於殺即殺亦止其身可耳何至於族假令信如黥布陳豨發數萬之兵傳檄叛漢漢將以何法加之葢信無叛漢之形而高帝不忘殺信之心而不欲居殺信之名呂后深知之高帝呂后有殺信之心何又深知之亦不欲居與知殺信之名故一以其事委呂后彼呂后者性既敢殺又未親見信之戰功遂忍於相負不惜以殺信之名自予也其實殺不專自呂后呂后雖悍不過一婦人以高帝之英略

生殺之柄豈遂不能自主以何之得君當高帝征豨時后每事必相議此事豈不與聞聞之而豈不與謀觀高帝還聞信死且憐且喜則帝之情可見觀何紿信入賀則何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何有忌於信乎非也考古志信死門客抱未歲子詣何何仰面大哭密送南粵王何既悲信之死豈其忌信之生其不救信何之自爲計也高帝之不悅勳臣久矣當信登壇受拜高帝已不能不疑信及拔趙下齊高帝又不能不畏信使君疑且畏而尚能安於人臣之位從古未嘗有也故信反亦死不反亦死使何力爭救信高帝終疑何與其救信而見疑不如負信以自全此何不救信之隱意也夫不救信則亦

已矣豈必附吕以紿信然不救信則不得不附吕附吕
而信死雖謂何之殺信也亦宜

# 漂母論

王珻

漂母其聞道乎其諷淮陰之言何有合於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處世也報人而不望報於人獻獻焉挾望報之心而自喜其德之甚望之愈奢則報之愈難報之愈難則人將忍而出於不報不報則怨怨斯讎兩讎相尋而德尚安在哉故君子之不望報非徒以忠厚之道待人亦欲自留其德而予人以可報之道則人終不能忘雖忘亦不讎彼淮陰者固終其身未忘報也吾觀子房之盡忠於韓也不望韓報其立功於漢也不望漢報故能成天下之大事而有以自全其身說者謂圯上老人教之以忍不知惟忍故不望報當其受書圯上時已盡挫

其英銳之氣而寵之不加喜辱之不加怒寵辱之不驚於報何有故其成大事者忍爲之而善全於成事之後者則惟此不望報之心子房所黙受諸老人而自得於忍之餘者也漂母之告淮陰言尤顯於老人而淮陰不用也淮陰遇食於漂母曰必重報母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母之心未必如老人深思遠慮而其言切中淮陰想亦見淮陰怏怏不自戢之狀而故爲是言以折其氣使子房聞之必有所以用其言而淮陰不能爲可惜也淮陰之初將也高祖則設壇拜請假王則以全齊畀之高祖豈眞有愛於淮陰而不自惜其名器之甚誠以淮陰之望報非此無以厭其心也迨淮陰之功

益大而高祖報之者已盡淮陰望報之心不佽高祖其何以厭之觀其語蒯生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負推是言也使其非厚則負之矣可知淮陰望報之心始終求絶而高祖之不能不疑且懼者惟此厭後淮陰非有叛於漢而卒以叛獲罪實此望報之心致之也夫人固有無足重輕之言善受之足爲終身之用故君子不敢輕其言使淮陰能用漂母之言則亦可以免不用其言而徒以千金爲報不得謂淮陰不負漂母也

## 蓋寓論

王珻

李晉王克用既滅王行瑜請乘勝取李茂正朝議不可將入朝蓋寓止之胡致堂曰蓋寓於此有失策焉不早請誅茂正乃致朱全忠先手以移唐祚嗟乎唐祚之移豈係茂正之誅不誅哉而蓋寓此言可謂知大體矣其爲克用慮至深遠也蓋克用心忠於國而才近跋扈自沙陀入衛以來乃僅得聞斯語也當是之時强藩鎮各擅數州之地以自尊大召不來揮不去乘釁則請入朝危及乘輿天子下堂出走宮闕宗廟之大爲之灰燼百姓流離或數歲不得甯居爲禍最烈使克用一旦不奉天子召徙以請誅茂正之故强自入朝驁駭朝野天下

聞之洶洶然將跋扈之迹與此輩何以異蓋寓甚爲克用不欲也且克用卽入朝茂正亦不得誅當朝議之不許取茂正非果欲全茂正也蓋其心之畏克用甚於畏茂正故欲留茂正以角克用今雖欲入朝朝議必力止之止之不獲羣小必擁天子西走茂正茂正旣挾天子以拒克用則茂正爲有名天子在內而克用攻之於外朱全忠必假援天子之名以討克用則全忠亦有名挾天子之賊拒於西援天子之賊討於東克用居其中固儼然一叛臣耳其何以自免設不幸而敗天下誰爲克用諒之此蓋寓所爲深慮者也抑又有可慮者朱全忠之欲纂唐非一日矣不以茂正故也茂正不誅全忠藉

口於茂正克用誅茂正全忠又將藉口於克用益唐時之人徒畏藩鎮之禍而不辨其誰爲忠邪假令得誅茂正之後强兵之名震天下此固朝之君子所疑而小人所忌也疑且忌於內而朱全忠遂得以兵爲聲克用之罪內外交攻其時克用能自安乎全忠之兵不解勢又必罷克用以謝全忠所謂雖誅茂正而猶有可慮者此也蓋寓豈不慮及此哉及後茂正再犯闕克用發兵入援不果似爲失策然朱全忠甚仇克用入援全忠必襲其後此又蓋寓與克用之隱慮後人或不得而知也嗟乎茂正全忠各結內臣以爲聲援而克用無之此所以不得近乎天子而卒困於晉陽歟然其得守晉陽而終

唐之世無失臣節未必不自葢寓此一言基之也葢寓可謂知大體矣

# 王荆公論

王　珻

小人而君子矣不謂之君子不可得也始非君子也君子而小人矣謂之君子不可得也未始非君子也吾嘗以人之爲君子小人有幸不幸此雖不足盡君子小人之論而其閒成敗毀譽之所遭或幸而激之爲君子亦或不幸而激之爲小人如宋之王荆公可惜也荆公恥其君不爲堯舜可謂有君子之志其上仁宗皇帝書高而辨根抵六經之言可謂有君子之才矣而竟不爲君子則以學君子未盡其道不幸衆人激之遂於道爲畔也葢未盡其道則泥古病今己不能不自撓於事之難行而又激於人之多言則情益憤而持之愈不平夫荆

公之法不盡可行而言之者遂以爲盡不可行其不可行者荆公亦未必不自改言之者又不及待其改荆公遂激而一出於不顧此荆公不能容當時士大夫當時士大夫亦不能容荆公過不獨在荆公也不然司馬温公亦嘗作相矣欲改僱役爲差役蘇軾范純仁連爭之不受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媚公取容何如少年蚤附安石以速富貴温公深謝之然卒不易其議夫僱役荆公之法也今旣不可改則昔亦非不可行而温公又必欲改之如此此可知宰相立法而欲天下之從己亦人情之常温公未嘗不同荆公但温公能謝蘇范言而荆公遂悻悻自恃其才此其所以不能無撓於事而

徒激於人之多言以自取敗也夫徒激於人之言而妄以敗天下事誠亦不可謂君子獨惜其非有所以激之固未始非君子也嗟乎士患無君子之志而荆公不幸以志成其拘有志則患無才而荆公不幸以君子之才遂其矯有志與才已患不得用而荆公不幸以大用敗君子之志與才夫古之眞君子無不幸彼其所以爲君子非幸也然天下之幸而爲君子者固有矣而荆公獨不幸不得爲君子其可惜也哉其不可不愼也哉

# 文信公論

王珻

小人之害君子不可謂不知君子留夢炎知文信公矣知文信公奈何以其勸元殺信公也勸元殺信公何爲知信公知信公之能叛元也元不殺信公信公必叛元必叛元而殺之何爲不知信公夫存一必叛人之志而又挾必可以叛人之才尙欲留人之國而冀人之無加害於己葢亦難矣故數年之不殺於元幸耳及其見殺信公固曰知我也然則黃冠歸故里方外備顧問之言僞乎曰奚爲不僞也公尙不欲以徒死豈其欲以苟生方其提贛州烏合之衆奮然仗戈先天下勤王者而作之氣是其志固不在死誠欲有爲也及元兵壓城下猶

議背城一戰眞州之脫間關走閩海是豈知其不可爲而遂不爲之者歟其志又不在死也當是時以張世傑之忠焉而死以陸秀夫之賢焉而死乃入萬死一生之地留其身以有待者獨有一信公在元亦不能不以此畏信公黃冠歸里之言聊以謝元世祖不殺之意其實果得歸里數年之後遇有水旱盜賊信公肯坐失其機守黃冠之故約而甘與元之君若臣覥然面目共生於天地之間哉夫以信公之賢而當宋之新亡一時逸民義士未盡泯沒以死一有可乘鼓之遂起正不待土崩瓦解如元之季世始然也使信公不早計及此而但欲以黃冠之身終老牖下則與舉兵入援之日前後何逕

庭哉蓋信公一日不死則宋祚一日可復故當其生也無偷生之心而於其死也亦絕不肯有苟死之意迨至不得已而死則信公之不幸然吾謂信公亦幸而死耳考元自世祖混一後數十年之間無大失政信公即不死亦無機可乘無可乘則不如死死于故里則不如元而其所以得死寔留夢炎能知信公使然嗟乎留夢炎徒知害信公耳豈知所以成信公也哉

## 用兵

王珻

呂東萊言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蓋借宋襄陳餘用誠之無多而徒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夫謂兵專於誠既未足盡兵之道而以宋襄陳餘爲一曰之能誠尤未足盡誠之道宋襄陳餘皆未能實用其詐者也惡足以言誠哉誠以言乎其無不實也其理雖盡於君子而用未嘗不遍於小人君子用之以行其忠小人用之以行其詐故誠意傳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可知誠之爲道原不專屬乎仁義忠信云爾也若施之於用兵則固有道矣兵雖非小人之事而用之則不得盡施以君子之心故凡度之已而實有

可守度之人而實有可攻奇正進退變化無窮而一心之中莫不有確然可據之勢將遇敵之愚者可以大勝而智亦不至於大敗是則所謂用兵之誠也諸葛武侯本此義以用兵故生平不試於險而後世之談兵者要未以武侯爲非君子也若仁義忠信殷湯周武之所以施於三代安可概責之宋襄陳餘哉蓋兵詭道也君子亦不能不用其詐用詐之深而至於不可破乃誠何則其所自立者實也宋襄陳餘惟不能實用其詐其信矣顛倒覆敗固宜而何以是矜一日杯水之誠不亦詐乎宋襄欲以義聲傾動諸侯徒竊乎誠之名陳餘將於入深出險之道以義師自許並未得誠之用假令宋襄早

知有傷股之殘必擊楚師於未濟陳餘早知有拔幟易幟之亂豈肯不聽左車子之言以重兵絕淮陰之後今以二公之事問二公之心一心先不能自信天下其孰從而信之吾不謂仁義忠信之師乃如斯而已也夫東萊之所謂誠固仁義忠信也以此爲誠無論非二公所得假且其道究不可施於兵蘇子之論兵曰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夫信誠之謂也與詐相反蘇子合而言之斯深得乎兵家言誠之旨矣若陳餘宋襄之誠一用而即敗而東萊猶惜其不能無所不用嗟乎吾恐多用則愈多敗也

兵間　　　　　　　　　　　　王 瑬

間之爲道以淺乘深十間而十敗以深乘深十間而五敗其半之勝敗不可知以深乘淺十間而五勝其半之勝敗不可知故間有初義之所及不待智者而疑也則舍其初而用其再愚者信之智者疑焉則舍其再而用其三雖智者不能疑也如是者十用之而五勝台以勝敗不可知之半則可以勝者操其七也曲逆魏武古之所稱善間者矣然今觀其間項羽韓遂也皆出於義之再非必勝無敗之道幸而無敗則項羽韓遂之淺其深不在曲逆魏武也曲逆之間項羽也羽使之以太牢進及見佯驚之曰以爲范增使耳遂易草具進不知曲逆

何侍謂此一事足一走范增也兩國交兵一使之至動關軍機安有授之館餐而不知為誰使者既不知則區區進食之人又安敢意為輕重而以太牢草具立變於俄頃哉是明示增之有私於漢而惟恐羽使之不知之也夫增誠有私於漢則漢方秘之不暇其肯以帷幄重事輕洩於進食之人而又轉洩於羽之使是其為間亦已淺矣羽但少能察則向之疑增者自是反可以無疑或佯受其間而逐增陰用其計漢君臣之所畏者增耳增去則其謀之施於羽者必輕漢以施於羽之謀而羽實應以增之計吾恐漢之以間乘羽者必且為羽所乘魏武之間韓遂也軍前交語移時不及軍事及遺書故

點竄其字句此其爲間尤易明雖韓遂亦未必不知之使能不待馬超之疑即時召超言其事兩人陽背而陰合之則魏武之以間乘遂者必且爲遂所乘惜不能出此卒致敗亡以成曲逆魏武之智故曰項羽韓遂之淺也夫間之取效最神然一爲人乘得禍之大且速往往甚於攻戰孫子五間而不實言其事誠難之也自非知己知彼發於無形而中乎無聲則其術不可得而輕試矣知彼之間無淺非深曲逆魏武惟知彼之淺故深也以深乘淺無往弗勝而但以爲五勝者識恐機或洩於臨事而情勢變於所備之外則勝敗之相參其半不可知惟取半之不可知而亦早籌於意中則無至於大敗

故善用間者有五必勝七可勝而無三大敗非天下之
至深孰能與於斯

## 從衡

王㻋

欲集天下之勢必使衆知所恃有所恃故弱者得以自立而合衆之弱可以成强不然則羣弱各懷利害而趨避之弗遑以至於散亡不可收周末縱橫之說兩持天下之勢以歆動人主秦卒用橫併天下橫易而縱難也張儀之才非能過於蘇秦而幸居其勢之易蘇秦始亦用橫不合於秦不得已東歸成縱及齊敗約乃挾秦燕之姻喝齊歸燕十城則蘇秦已不能不自雜於縱橫之閒故曰縱之難蓋縱橫之術莫不有所恃而橫之所恃者秦也秦之心一而六國之心六秦非橫別無以自利故其謀用之不變六國則瞻利顧害一有不利而已不

能以自保其謀矣後之策縱者曰六國無賂秦曰四國當助韓魏攻秦吾以爲六國非不知賂秦之失而迫於不得不賂四國亦非不知助韓魏攻秦之得而困於不敢攻何者秦人虎噬而一國安危之機懸於旦夕彼五國者誰肯姑舍其安以急一國之危而此一國又安能孤守其危以待五國之救而不懼秦之旦夕亡已也故不得不折而附於秦附秦而救至又不得不助秦以攻救當此之時倘欲堅明約束俾相救如左右手雖尾生不能以成其信夫尾生之信固可一人爲之而非可合衆人以爲之也今有搏虎者必更相訂約併力無散及虎一震怒咆哮則奔走自顧之不暇且惟恐不能移害

於人而冀已須臾之無害及也惟得强有力之人奮不顧利害挺然獨捍於前則衆有所恃各逞其長戟勁弩交加於虎而虎爲立斃嗟乎六國之時獨無有一人爲肯任其搏虎之事者其背盟散約日以土地人民爭啖虎狼之秦無怪也然此一人者必其國可以自强而深明天下之大計不以始終易其志此必不在燕與齊燕齊緩不與秦爲難又必不在韓與楚韓弱無足恃楚足恃而遠不及援惟趙魏之國差可自强魏適當秦之衝而信陵君又深明天下之計觀不助秦伐韓竊符救趙亦可謂不易其志者也故能率五國之兵大敗秦人於河內使魏終用信陵則生聚訓練以自强其國秦伐韓

則救伐趙則救伐楚燕齊則救諸國得我之勢有所恃以自完其國其誰不奮而協以從我夫然後議不賂秦議助韓魏攻秦無所施而不可縱有敗盟之國而有所恃則不敗者固多至於皆敗而比當日之亡亦已後矣蘇秦非有積忠於六國鼓口舌之能以成從約秦人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況信陵之賢乎嗟乎人才國之勢也不能用人以作衆之恃而徒曰攻秦無賂秦是則誠然矣其誰能然也哉

# 淮陰侯取趙

王　珻

用兵之道入險難弗大勝則大敗險而能以實行之故不險嘗至井陘道憑弔淮陰所以取趙處何其險也及觀背水之陣則又險夫淮陰號知兵奈何出入萬死一生之險以徼倖成功豈不亦不慎矣哉及詳制勝之由然後嘆淮陰用兵之神而知彼知己其行之險者皆實也兵莫神於奇莫速於刼莫祕於間三者皆用兵之所難而淮陰兼之尙於險乎何有井陘趙之所倚爲一大險也不入井陘則無以探趙之咽喉當是時趙若以重兵阻關則井陘必不能入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以兵阻關也淮陰能料趙不能料左車子趙若聽左車

子之言必以重兵阻關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聽左車子也既入不速奪趙壁則井陘必不可久駐或曰淮陰背水之陣能得士卒之死力故趙可速勝其告諸將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也是皆不然人之智慮變於俄頃趙雖不聽左車子設左車子再三爭之安必不聽設趙之親信有是左車子之言者以其言再三爭於趙趙安必不聽淮陰雖善料恐料不及此況井陘之地既難於入尤難於出當日趙陳高阜望井陘若隧趙若堅壁不戰以輕兵出井陘後則淮陰之兵必亂背水之陣徒速之死耳是皆不測之險也淮陰安肯以三軍之命徒試之於一料哉淮陰固籌之定矣葢先有間伺於趙

凡左車子之爲趙謀趙之所以不聽左車子已無不得其情然後決意入之而無疑也旣入而恐趙之不速戰也故爲背水以餌之使趙人貪背水之利空壁而來然後千餘人得以間道入趙壁拔易其幟一鼓而趙可虜也大抵用兵之道無試險無爭利料險之可不十不入料利之可不十不貪凡此者趙失而淮陰得之故曰行之於險者皆實也後宋高祖伐南燕一踵淮陰取趙事料燕之智必不能守大峴旣過喜形於色蓋喜己之得脫於險則知入大峴時未免有試心也其較淮陰之成功固己幸矣蜀之馬謖亦所稱知兵者街亭之役卒以死地取敗又孰謂死地可盡生

## 蜀漢戰守之形

王瑚

知戰而不知守不可以語將之智然欲守無可守之地雖智者無所施蘇子曰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知其無能爲㨗以西蜀之不可戰也夫孔明之取西蜀非遂棄荊州廹荊州己失孔明之猶足有爲者幸有西蜀在耳何者用兵之道戰與守不可偏用也而守固先於戰戰必於平原曠野戎馬四出之地而守非長闕絶塞則無以拒敵人之長驅而自固其國北燕西秦可戰可守之地也洛陽汴泗可戰之地也西蜀之地則僅可以守荊襄不連西蜀亦僅可戰而不可守孔明之智豈不知劍門挾江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顧其意欲合荊

蜀爲戰守之計厥後荆州失利則孔明之所不料也假使當日者龐士元尙在孔明專任荆州以西蜀爲庭堂而荆州爲門戸則吳魏之强直可鞭箠使之矣若使不得西蜀則吳魏必且先手苟其地一先爲吳魏所據而孤守荆州之旅前後牽制亦坐而待困之道也雖欲偏安一隅其可得乎故蜀之繼世將無關張趙馬而昭烈之賢遠非後主所及姜維之才又遠不逮孔明然得緜國祚四十餘年守蜀之效然也大抵古之大有爲者莫不固可守之形以爲戰李密勸楊元感經城勿攻直入咸陽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元感亡柴孝和勸李密留翟讓掣東都自以兵入關中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密又亡

惟唐高祖則紆詞謝密使東綴王世充之兵而徑擣長安用成帝王之業此一舉也直與漢之高祖爭烈矣司馬溫公乃謂項羽不能修德雖聽韓生之言留關中終亦必敗此自論其德耳不知韓生之所論者勢也使猶是漢高項羽之德而互易其東西之勢則鴻溝定約之後楚之天下何遽至於亡哉漢惟得可戰可守之地故興楚惟居可戰不可守之地故亡宋太祖入洛陽謂遷洛不已終當遷陜當時羣臣不能從宋祖之言百年後天下卒以多事孔明思關陜而不可得不得已思其次則其入蜀之意謂與漢唐兩高先後同揆可也故爲孔明之計者得荆州則爲漢高爲唐高失荆州則爲宋祖

後世之慮但荆州之失實天不祚漢而出於孔明之不幸非其始謀之果有未至也大凡英雄之謀人國也必策萬全而後已不爲萬全之策而貪利爭捷固不足得志於天下夫貪利爭捷者一時僥倖進取之計非立國久大之謀也蘇子之言或從事後成敗以爲之論天下事論成敗於事後則古人之失固多矣

申飭官箴檄　陳宏謀

朝廷設官原以爲民官必愛民乃爲盡職故府州縣官皆以知爲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謂地方之事府州縣當無所不知也百姓稱官曰父母自稱曰子民謂民間苦樂府州縣當無不關切如一家也本院因部文內所載應興應革事宜雖大端不外乎此而各省風土物宜不同奉行難以拘泥已就陝省情形條列利弊徧布曉諭一則使小民知官司之政令有所遵從一則使官司知民間之利弊有所措手惟是巡訪雖在臨時而籌畫端在平日官衙之內未曾有一番講求下鄉之時必不能有一番措置徒然遊目四鄉究竟仍無實際本院每見

屬員常切切以此勸勉而屬員衆多接見時少亦難領悉今酌定各條通飭各屬實力遵行

一曰存實心司牧之官先辦得一點不容已於斯民之心乃能隨時體察爲民造福如興一利也惟恐不利於民惟恐利民不久更惟恐利少而害多除一弊也惟恐害之不去惟恐此時無害而將來有害更惟恐一害未去別害又生徹始徹終有一番籌畫防微杜漸有一番布置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果能如此於民有益卽於己有累亦所不惜有此實心而才情不逮亦必隨其分量有所成就若無此實心視民閒苦樂漠不關心雖有才智徒工粉飾爭趨巧便雖有良法亦不能行古云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又云處官事如家事皆實心之謂也每事止圖可以囘覆上官不顧可對士民與否者皆不實心之故也願各屬每日之內常切提撕隨事檢點果能有此一點爲民實心然後可以商量興利除弊之事

一曰堅操持功令森嚴耳目昭著稍知自愛亦自有所畏而不敢爲然義利關頭未能看破苟得念慮難遽掃除或踪跡詭祕而冀人之不覺或借端巧取而以爲有說之辭如徵銀多捉短封收米揹勒尖收買穀則短價浮量借穀則平出尖入以及勒借鋪戶派累甲民私收禮物投拜門生或捐監有使費紳衿有交結喜慶令節暗受餽遺日用柴薪短發價值但有一事卽思染指不

思養廉常俸之外絕少無碍之錢糧昏夜暗室之中焉有不知之財物即或一時瞞過而心中有慾剖斷必不公平措置必多乖戾言動必不光明暗地必多怨咨事後難逃指摘究竟所得無多而同官掣肘書役穿鼻矜椳挾制家人招搖聲名一玷後悔無窮矣故必埽除慾念堅固操持然後可以正己可以正人可以興利可以除弊

一曰耐煩勞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即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故

人謂居官則可免煩勞不知正惟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看案而耐煩勞則原委透明審事而耐煩勞則虛實可辨立讞而耐煩勞則供看明切檢驗而耐煩勞則屍傷明確役來案無疑竇鞫囚而耐煩勞則反覆研訊不事刑求眞情可得批詞而耐煩勞則批斷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票覆而耐煩勞則確切對鍼不致答非所問蹋勘而耐煩勞則界址分明堂審更有把握僉票而耐煩勞則票內字句輕重名目多寡俱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無端之驚擾絕意外之株連耐煩勞以興利則利雖難而必可興耐煩勞以除害則害雖大而必可去固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

四境受無窮之福澤即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百姓受無窮之擾累者矣況事雖極煩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之效近見各屬明知事之可為職之當為而或畏其難或以為迂或陽奉而陰違或始勤而終怠即如日行案件亦有潦草塞責得過且過甚至上司公文並不全看須發條款並未細閱偶遇叩問驚愕失措茫然不知皆坐不耐煩勞之病苟非充類至盡不能自祛痼習故以此為諸君勗

一曰戒揣摩人有本心事有定理當時不免浮言事後豈無公論無如仕途惡習不講實在是非惟以私心摹

擬即如舉一人也不以其政蹟過人而以爲因某事爲上臺偏喜也不然則某人吹拂也劾一人也不以爲奉職無狀而以爲因某事觸上臺之忌也不然則某人中傷也豈上臺全無公是公非而祇有偏好偏惡耶全以私心揣測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揚之公泯勸戒之意不昭矣至於辦理案件一有私意揣摩必至是非混淆輕重倒置何以彰法紀而服人心况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計奔競鑽營無所不至其有關於吏治風俗人品心術殊非淺鮮所願各屬涖民理事本心而推循理而行自守以正相勉以公論人則平心而察在己則自反而思毋囿於積習毋惑於浮言去一分揣摩即擴充一

分天良卽存一分公道爲自己展布事業爲地方維持
風教卽爲朝廷推廣德意矣
一曰禁擾累居官而有意擾民累民雖愚不至此但鄉
民至愚地方甚廣奸胥猾吏地方奸徒情僞百出稍有
舉動便可籍端擾累故無論官政須苛卽良法美意而
體察未到擾累不淺無論奉行錯謬卽遵奉力行而防
閑未周亦足擾累如應速而遲則有守候之苦應遲而
速則有逼廹之苦取結造冊需索生焉傳諭問話詐嚇
生焉卽不耗費銀錢而廢時失業民已苦之卽不受刑
坐非而驚受怕民已苦之本人之拘繫此擾累也無
干之株連亦擾累也至於官衙借用物件雖云給還而

取送無非民力守候更爲失時況未必全還也買貨物件雖云給價而多寡不能相值遲早不能如期況未必給價也加以僉差出票展轉守催則酒食使費更在應付物件之外矣即州縣因公下鄉巡歷鄉邨原以爲民倘或候迎送或事鋪設或備供應或供馬草或平道路均屬擾累即或不須伺候不肯苛求亦宜不時檢點以防里甲指派或自己絲毫不擾而隨帶人役亦須防其暗地需索有一於此決不姑容總之州縣乃親民之官下鄉乃親民之時非立威之時止宜拜跪坐立之有禮不在儀從供帳之可觀雖無擾民累民之事須時存惟恐擾民累民之心周歷一鄉可使鄉民羣聚樂觀毋使

鄉民愁苦相對必使民幸其復來不可使民憂其再至乃爲美舉

一曰絕回護官司治事原宜慎重於先乃不至翻覆於後但事理無窮物情變幻初時見聞或依於一偏或事多不暇致詳及至推行不去已知錯誤又難拘執故見惟有及早回頭據實改正庶幾理得心安更見虛懷遠識即或有干例議而改過不吝事得其平上可以見上司下有以對士民所謂公可服人也無如官場陋習樂於見長不樂於見短喜順惡逆明知前此未妥或以愚民可以計誘勢廹或恃才長可以彌縫牽合安心不肯改悔抵口不肯認錯前此錯誤猶云無心之過後此回

護己成有心之惡小事回護必至釀成大案小過不改必至積爲大惡自己喪其本心地方受其實禍有時破百姓之身家性命供爲官者一時之遷就種種罪孽無不因回護而起況此習不改不止回護自己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則爲經手之上司回護羅案外無干之人解局中難解之結則爲承辦之同官回護以莫須有之裝點加平民不可解之寃累則更爲詐贓誣拿之書役回護方且恃爲周旋巧計一時目爲幹辦能員殊不知功令森嚴欺人適以欺己自作還宜自受明干國憲陰遭天譴往往而是善乎諸葛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得珠玉諸君嘗熟復此言增一分虛公之

心即少一分回護之念始而難終而易造禍在此造福亦在此矣

一曰息忿怒臨民之官平心靜氣猶恐下情難悉處置失當有一怒意堂上官之氣先不能平焉能平階下之不平再加一忿怒則偏向偏惡非刑逼辱何求不得雖有眞冤實情申訴難入不但事失其平破家喪命皆不可知迨至事後氣平雖知民冤而獄讞已定悔亦無及若夫乘官怒而陰肆其毒激官怒而倒持其柄則又胥役慣技固惟恐官之不忿不怒也每見官司逞一時之怒小民抱終身之冤官亦造無邊之孽者矣世俗謂堂上一呼階下百諾似居官易於生怒又若可以怒者殊

不知惟居官獨不可怒雖遇可怒可忿之人尤不忘可哀可矜之念呂氏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此爲飭論惟時時懲忿戒怒如水之止如衡之平能息一分忿怒卽昭一分平允以此臨民庶幾無過

管城碩記　　徐文靖

一易爲五經之源冠於卷首如以文言爲文王之言本之梁武帝蕭穆姜筮往東宮在襄八九年之前是時孔子猶未生而已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至貞固足以幹事等語是也又如小人勿用乃大君命戒之辭飲食宴樂乃敬饗不速之客於理爲優

一書以孔傳爲主蔡仲默書傳譌舛頗多如泗濱浮磬舊皆云浮生土中據春秋左氏隱八年盟於浮來浮來山名產此磬石又武成一書舊以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據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率諸侯伐殷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作大武樂樂記夫子語

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是武成謂大武之樂告成于廟也故以名篇

一詩以小序爲準而朱子詆之太甚過矣余鄉陶忠慤公安讀毛詩詩云古韻自諧何用叶序文有受未全非考亭理趣明如日獨此時時與願違數語檃括殆盡

一春秋三傳惟左氏身事夫子造膝親授劉子政別錄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授張蒼其源流遠有端緒者也若公羊高穀梁赤雖受經於子夏傳聞之不如親見審矣

伊川易傳十卷按二程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易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纖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蓋程子之意以爲理數一源有理卽有數初不必岐而二之而朱子語錄曰聖人令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然夫子又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有理而數在其中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
矣觀象繫辭之說可據窮理盡性之說獨不可据乎
又按歸藏曰昔黃神將戰筮于巫咸世本曰巫咸作
筮蓋黃帝臣也而庖犧畫卦佃漁取諸離神農氏作
耒耜取諸益市取諸噬嗑斯時尚未有卜筮後世聖
人乃以易爲卜筮之用耳謂易爲卜筮之書可乎
書呂刑按經文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言犯墨
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輕赦之也罰之百鍰
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
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
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

大辟亦許其贖免哉蔡傳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非也觀其言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又言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其兢兢以黷貨爲戒者豈反借以斂民財爲哉蔡傳又以爲夫子錄之葢亦示戒則又非也夫子作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五刑之屬三千皆呂刑文也向使以穆王爲戒而又何引之以垂訓哉

詩序按馬端臨經籍考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

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讀國風諸詩知詩之不可無序
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
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
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
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
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
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
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
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
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見
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

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爲婦人
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采掇芣苢之
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宫廟之顚覆也而
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
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
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
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
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
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叙其事以諷初不言
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
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

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

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佚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揚月出則

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昏淫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

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虞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

綠溪語

靳榮藩

蘇武仗節人豔稱之漢書匈奴傳武帝使郭吉風告單于單于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太初四年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此在武以前也始元四年衛律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此與武同時也然宣帝獨圖武於麒麟閣者武本名臣凜然有不可奪之操又與李陵皆名家子武之節因李陵而愈顯耳

後漢書劉寵傳嘗出京師欲宿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又韓康傳桓帝以安車徵之使者奉詔造康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聘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

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犢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寵康皆長者然康欲逃遁而寵方貴盛則寵尤不可及也

後漢書蓋勳傳隴右刺史宋梟患多寇叛謂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叛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奏被詔書詰責又向栩傳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張讓讒栩不欲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皆靈帝時事梟欲寫孝經於寇亂之際栩欲讀孝經於軍旅之中其勢緩急不同

似梟止迂論而栩爲歆疏故禍有輕重然栩之死自由
譏刺左右故來張讓之讒非因論兵而致然也且十常
侍正角之内主而反以内應誣栩薿殺之以滅口耳
晉書苻堅載記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
之謂也按此理學粹語而符堅乃能有之晉人止解淸
言反讓西秦多矣
南史羊定子傳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定子戲
勝以補宣城太守世多知之者而遼史耶律儼傳太安
六年召至内殿訪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
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
徵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官人

之法未有奇於此者唐書董昌傳在越州民訟不視獄但相與擲傳其不勝者死聽訟之法未有奇於此者

唐書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而崔渙傳兼稅地青苗使以錢給百官此因青苗而歛於民者也宋史食貨志神宗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立爲新制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韓琦言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又言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三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

苗取息過周禮一倍此因青苗而放於民者也然唐之青苗當搶攘之日因權宜以佐軍興宋之青苗於無事之時剝赤子以擾天下故論者不咎唐而咎宋

歐公五代史世多稱之唐書鮮稱之者以宋子京爲前輩歐公不欲多改易之也然食貨志序云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又曰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

而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此雖
通論古今之事然時君能繹其言則王安石呂惠卿之
邪說無由進矣是能以史諫者也或謂唐書成於仁宗
嘉祐五年青苗行於神宗熙甯三年方爲史時豈能預
知新法之事況安石爲諫官歐公實薦之豈能預譏之
於作史之日然朋黨論所以藏往若能鑒之則必無元
祐黨碑之禍食貨志序可以知來若能鑒之則必無熙
甯新法之禍吾故謂歐陽唐書其功與五代史等
宋史趙普傳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則論語二
十篇也又李沆傳沆爲相常讀論語曰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二人皆名相二事亦相類但不知所得於論

語孰多耳宋史夏竦傳趙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而明史張獻忠募得督師楊嗣昌首賚白金三錢文弱子固讓竦十倍耶

宋史錢明逸傳石元孫與夏人戰没以死事褒贈旣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史邱民仰傳松山城破承疇降民仰死闗門勁旅盡喪帝驚悼甚設壇都城承疇十六民仰六賜祭盡哀尋命建祠都城外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祭焉聞承疇降乃止承疇之壇與祠更榮於元孫之褒贈矣而邱禾嘉傳祖大壽於崇禎四年殺副將何可剛偕諸將降以妻子在錦州僞逃還入錦州禾嘉知其納欵狀具疏聞於朝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亦所

謂生歸而釋不問者與

宋史王居安傳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饒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㢢賊陰治械外送欵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明史熊文燦之撫賊又青出於藍矣

中說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此與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等語足相印證嘗謂朱子之先有文中子其人者烏得以莊列荀揚例之乎老子時能合乎易文中子時能合乎聖在學者善讀之耳

中說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此孟子之所謂頌詩論世者
淮南子非澹漠無以明德非甯靜無以致遠此語在武侯之前矣
史記爲石奮立萬石君傳而宣帝時馮揚亦號萬石君見後漢馮勤傳
漢書終軍傳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曰爲復傳傳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華陽國治城北十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而相如

傳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至蜀後漢書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三事相類而丹事罕言之者

晉書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又劉疇字王喬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吹笳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二事相類人但豔稱琨事耳

南史臨川王宏傳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按此與晉書宣帝

紀諸葛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事極相類仲達事世多知之者臨川王罕言之矣

北史魏長孫承業傳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五代史萇從簡傳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宋史韓世忠傳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又張瓊傳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此數事與蜀志刮骨去毒相似刮骨事人多知之鋸骨鑿骨括骨破骨罕言之矣

宋史孟宗政傳金人呼爲孟爺爺此事與岳武穆同而爲岳所掩

唐書郭子儀傳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十數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又崔琳傳羣從數十人自興甯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故楊誠齋詩金印如斗床滿笏是指琳事而俚俗移琳事爲子儀且互易其子與壻之數矣

北史李遷哲傳進爵安康郡公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此又在子儀以前者

明史曹鼐傳舉於鄉官太和縣典史復由典史舉於鄉

殿試第一歷官大學士人多知之而馮堅者洪武中由南豐典史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馮之遇更奇於曹也

宋史吳柔勝傳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近人用遊泮字始此

周書崔彥穆傳伏膺儒業俗以未列諸生者爲業儒始此漢書萬石君傳子慶爲齊相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決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號于公祠晉書荀勗傳爲安陽令安陽生爲立祠此生祠之始